

「一心，你知道這道題的答案是什麼嗎？」允行對我說。正當我準備回答允行的問題時，課室內的警鐘突然響起來了，隨著「鈴鈴鈴」的聲音傳出，課室內的同學都被鐘聲嚇了一跳，而不少同學也因為受不著震耳欲聾的鐘聲而用手把耳朵覆蓋著。

正當鐘聲響不停，同學在掩蓋耳朵的時候，站在課室正前方兩鬢斑白並且臉上佈滿了皺紋的陳老師突然用他的手掌把了桌子數次，然後再以雄亮的聲音對我們說：「同學們，現在是火警演習的時間，請你們有序地跟隨我離開課室走到操場。陳老師說過這句話後走出課室門外，而有些同學非常認真地看待演習，從他們臉上得表情看得出他們十分焦急，像一只正在追捕獵物的獵狗一樣向課室門外飛奔。有些同學則施施然地步出課室，擺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而其中一位同學則擺出一副厭惡的樣子，並不屑地說：「又是浪費時間的演習，走那麼快的同學是趕去投胎嗎？」然後亦緩慢地走出課室門外。

走到課室門外後，我們都跟隨著陳老師的步伐走向操場。當中允行與另外數名同學喋喋不休地一邊走路一邊談天，而且有數次允行與那數位同學亦因為談得興高采烈而一起哄堂大笑起來，陳老師也立刻回首看著允行他們，面對著目光如炬的陳老師，允行他們立刻閉上嘴巴，並且臉露出害怕的表情，而且看見他們的手掌在瑟瑟發抖。陳老師看見他們已經閉上嘴巴後一言不發地把頭轉回去前方，繼續步行到操場。

在準備到達二樓的時候，我突然停聽到了「唉呀！」一聲慘叫，然後我沿著聲音的方向探頭，再四處張望，發現原來陳老師絆倒了在地上，並且臉有難色般伏在地上，表現出十分痛苦的樣子。此時，我立刻上前攙扶陳老師站起來，但是陳老師再站起來的時候看起來像痛不欲生的樣子，並且向我輕輕地說：「一心，謝謝你，我想我應該扭傷了腳腕。」我回應說：「不要緊，陳老師，我帶你到醫療室吧。」此時，我突然聽到後方一些同學在竊竊私語地隱隱約約傳出嘲笑，於是我便回頭一看，原來是允行和剛才被瞪得那幾位同學在掩蓋著嘴巴偷偷嘲笑陳老師，而他們被我發現後亦從笑臉一瞬間轉換成嚴肅且一本正經的樣子，臉上的笑臉亦立刻消失了。而旁邊的念慈卻擺出一副擔心的模樣，並走過來詢問我需要幫忙嗎？陳老師看到同學的關心後亦漸漸面露笑容，並且對著我和念慈微笑著說：「謝謝你們。」我心裏想：「我從來都沒有看過陳老師這麼和藹可親的一面，也讓我心裏感到十分溫暖。」

在送了陳老師到醫療室後，我立刻衝往操場上回到自己的班別中列隊。正

當我抵達操場時，訓導老師正在臺階上講述演習的情況，但是當我走往班中的隊列的時候，全部同學都把目光注視在我身上，我想是因為我遲到的緣故吧，他們有點露出好奇的眼神，有的露出疑惑的表情。而在我回到隊列的一刻，所有同學也把目光轉移回到講臺上的訓導老師，我才因而鬆了一口氣。

我排在隊尾的時候也看到四處大多同學因為沉悶得火警演習反思而各自做出不同的模樣。允行則繼續與剛才數位同學喋喋不休的談天，可是這次不同的是他們終於控制自己的聲量，並且不再發出大笑的聲音，而是顧己及人地低聲談話。念慈則保持一貫嚴肅的作風，筆直地站立著，像一位軍人一樣仰視著前方的訓導老師談話，並且目無表情。

我再向左張望，我發現了有一位同學竟然在站著的時候打瞌睡，並且面無表情，雙目無神地看著前方，像是快要倒在地上一樣。更誇張的是在那位同學後方的另一位同學竟然已經進入了夢鄉，他的頭向下垂，並且雙目緊閉，我再仔細看看，那位同學竟然像看到美食般垂涎三尺地從嘴角邊流出一道小瀑布般的唾液，我頓時感到十分噁心，因此立刻把頭轉向別處，而就在那一刻，訓導老師目露兇光地向全校說：「是次演習完結，希望同學下次可以認真對待演習，不要把演習當成遊戲。」

在演習完結後，我們像軍隊行走陣一樣有紀律地步行到課室上課，而所在同學在臉上也露出疲憊的樣子，完全毫不享受演習。經歷這次演習卻讓我深刻記住今天發生的事情，把它轉化成回憶。